



散文

看吧！海之上,这一点一点飞翔的白

■蒋建伟

已经记不清是在哪年初夏了，从四川的蜀南竹海一路下来，海的绿浪一直这么绵延着、翻滚着，肺腑里都是大地的呼吸，海量的氧气宛如海量的爱情一样浪漫，浪漫得……许多的途中，有些像在做梦。

这海，是我万山的竹海、万山的绿，是我亲亲的大地山河啊。“亲！”我对车窗外一棵远逝的竹子说。

她听不见。但，我还是止不住要这样叫她，恍如多少年以前，我和她的初见一样亲密。一个叫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瑞典诗人说：“日光洒在沉睡者的脸上 / 他的梦变得更加生动 / 但没有醒……”（见《途中的秘密》一诗，李笠翻译）我想这应该是许多日光下暴走的人一种病象，暴走中沉睡，走着睡，被室外高温夺去思想的人，在甜蜜中突然醉倒，在大醉中呼唤爱人——何况，我不醉呢？何况，我是在病象中想你呢？更

何况这一切一切，你从来都不知晓呢？

“亲”，一个一叫出口就要脸红的人。在蜀南，南风吹，一棵竹，可以是水灵灵的一个她，也可以是白俊俊的一个他；一棵棵竹，密匝匝站在一起，一绿万里，就变成了一片波涛汹涌的海。竹海翻滚，翻滚的都是爱的句子，都是我和你、他和她的甜言蜜语，都是曾经的不舍。慵懒漫长的夏天，是藏也藏不住了，像少不更事的她似的，我听见这群鸟的小爱情，全都“扑棱棱”打开，掠过大海之上自由的氧气泡泡，掠过万山绿雪，用一个飞翔的动作寻找一个人的传说。

飞翔的秘密何止一个沉睡者？诗人接着说，“天空好像突然被暴雨涂黑/我站在一间容纳所有瞬息的屋里——/一间蝴蝶博物馆/但太阳又像刚才那样强大/它急躁的笔涂抹着世界。”世界的强大，被一种超现实的方式解构、毁灭，

当它不再属于某一个特立独行的欲念时，我的爱情就变得越来越小了。此刻，我看见了绿浪汹涌的海之上，白鹭一片一片在飞翔，宛如电影家偶然捕获的慢镜头，曼妙空灵，曼妙空灵——宛如我舒展的心。

她们宛如一群恋爱中的芭蕾舞少女，忽然闯入了王子的天鹅湖，跳起欢快了圆舞曲，妩媚地笑，妩媚到全身每一个部位。是的，圣洁的音乐在一缕缕化开了，她们挥舞着白鹭翅膀一样的双臂，收腹，收脚，收胸，收拢成脚尖一点点的模样，整个身子的重力仿佛在空气中，在天上，在这海之上，努力向上的挣扎着……仿佛，她们真的开始展翅高飞了。

事实上的确如此。她们就是一群自由飞翔的白鹭，一群懂得大海的亲亲的舞者，海风呼啸，绿浪呼啸，这种时候没有人去目送她们，更没有人听见绿浪涛声里被湮灭的小小声音，小小的爱，

哦，音乐像虫子一样爬满了我的周身。后来，我开始怀疑那个叫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诗人的几片诗行了。

晚至江安，爬夕佳山，这民居果然古朴，只是行走之间，头顶“嘎嘎”声不断，一望，一整院的枝桠之间，竟然都挂满了鹭鸶鸟，他们在唱歌、跳舞，甚至谈恋爱。想想这建筑几百年的古，因了他们而美丽浪漫，乃至生发出许许多多的情事，这时刻，怕是都给了我一个人。

出院西望，南风缓缓，恰似不动声色的潮汐漫卷过来了，倒是生出几分的怕。这样想想那潮汐，也就不去看第二眼。恍惚里，不知谁轻轻拿肘捣我，举目南望，竟然是数不清的白鹭迎着夕阳在飞，大美，绝版，浩浩荡荡，一起落，一只一只，一点一点，惊呆了现场所有的人。

看吧！海之上，这一点一点飞翔的白……我的“亲”……



散文

拎一兜爱回家

■刘艳杰

最近女儿放学喜欢买些红萝卜拎回来。女儿的行为让我有点狐疑。

我知道女儿平时不大爱吃红萝卜，虽然妻子给她讲过多吃红萝卜对眼睛好，防感冒，增强人体免疫力等，可她对吃红萝卜还是一点儿没兴趣。这天，女儿放学又拎回来两小兜红萝卜，钻进厨房，放进菜筐里，出来，抱住我的胳膊打转转。我俯下身子，她巧舌如簧的嘴巴像往日一样凑近我的耳朵。

爸爸，以后咱家买红萝卜的事情就全包在我身上了。

闺女，你瞎说啥？你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买菜是爸爸妈妈的事情。

女儿生气了，整天就知道催我学习学习……烦不烦人呀？

我摆出一副不容她和我商量的严厉模样，咋啦？以后不许你再这么做！

女儿剜我一眼，嘴一撇，猛地挣脱我的怀抱，冲进卧室，抱住枕头呜呜而泣。

从此女儿放学真的没再拎回红

萝卜，只是回家的时间有点晚。究其原因，他爱理不理地答道，我都十岁了，还能走丢？我叹口气，闺女，我不是这个意思，外面天气冷，放学早点回家，省得爸妈挂念，怕冻着你喽。

这天下午，我下班路过朋友大春的公司，大春招手喊住我，艳杰，过来过来。我回首望大春，隐约看得出他有什么要急的事情告诉我。但我还是有点怀疑。大春喜欢给人开玩笑，这次不会又开什么玩笑吧？我折身走进大春的包子铺。

大春一脸坏气扑面而来，艳杰，你家生活要是有困难的话，给哥说一声嘛。

我笑笑，谢谢哥的好意，我家生活目前还不至于向你伸手援助吧。

大春撂下手里的活，皱了下眉头，一脸认真地说，哎，我咋经常在南关吊桥旁见你闺女蹲在那儿叫卖红萝卜？我还亲自买过她几兜呢，价钱倒比别人的便宜。问谁让她卖红萝卜的，她抿嘴笑而不答……没等大春把话讲完，

我扭头迅速走出包子铺，径直奔向南关吊桥。当我走到距离吊桥300米处的拐角时，一个和我女儿年龄相仿的男孩，拦住我喊叔叔，自称和我女儿是同班同学。

男孩说，叔叔，刘思佳真棒！我说，真的吗？我咋没看出来呢？是不是……

男孩说，一点也不错，她又考了双百。但我要告诉你的不是这件事儿。

我说，那是什么事呢？男孩说，你还不知道？

我说，小朋友，快告诉叔叔，啥事儿，恁神秘？

男孩向手心哈一口气，搓搓，又哈一口气，再搓搓，接着说，我们学校附近有个穿着很破很单的老奶奶，每隔两三天都来菜市场口叫卖红萝卜，由于老奶奶的红萝卜个头小，模样也不好看，过路人很少愿意买她的。刘思佳每天放学路过这里，只要遇见老奶奶卖红萝卜，她就会买上一两兜带回家。听刘思佳说，后来你不让她把买回的红萝卜带回家，

她只好蹲在路边便宜再卖给别人。叔叔，我想告诉你的就这么多。说完，男孩礼貌地说句叔叔再见，背着书包屁颠屁颠的消失在拐角处。

街上的路灯次第亮了起来。我加快步伐，果见一小女孩蹲在吊桥旁，身边摆放着两兜红萝卜，头发被风抚得遮住了半拉脸，瑟瑟发抖，不停地向过路人招手叫卖。她就是我的女儿，刘思佳。

叔叔，买兜红萝卜吧，便宜，两块钱一兜。

我全要了。谢谢叔叔。

她拢了拢额前凌乱的头发，似乎感觉到了什么，目光瞬间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见是我，身子猛地往后趔了趔，尴尬地冲我笑笑。

爸爸——怎么是你——我——

好闺女！我脱去外衣，裹住女儿，一手拎一兜红萝卜，不，是一手拎一兜爱，借着街上的霓虹，和女儿一起往家走。

那一刻，我的心头禁不住涌起一股别样的温暖……

电视文学剧本·连载·



策 划：李明方 白明宽 姚建华 张广东 王尚林
文学统筹：王尚林 巴丽芬 戴俊贤 党史统筹：王玉西 石国文 许志强
撰 稿：王保清 邢长顺 杨光奇 总撰 稿：梁祖文

19.普里学校教务室。
魏凤楼带着魏凤僖走进来，大家全部起立，尊敬地望着老将军。
魏凤楼：请个啥？我这不是不请自到嘛。
大家笑了。
魏凤楼：你们这次抢粮抢得好，能救活多少百姓啊！

王其梅：这只是顾了农民眼前的急，马要过年了，农民吃粮还是个大难题。

魏凤楼：抢，还要抢！
薛朴若：这一带大户没有了，小、中等户抢了又不解决问题。

王其梅：我得到情报，刘峙老婆杨庄丽，依仗刘峙大发国难财，

她叫刘峙开具公文，加盖关防大印，派人到周家口坐镇开秤收粮，然后运到陕西高价出售。近日，她足足收了17大船上等粮食。据说，粮船中夹有半船军火和几箱鸦片，准备顺贾鲁河途径西华先运往郑州。

魏凤楼：抢！
薛朴若：刘峙又兼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抢了他的船，他是否会报复？

魏凤楼：我魏凤楼是为了一方百姓，不能眼看着人饿死完。我抢的是奸商的船！不怕他报复！他即便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也不输给他理！刘峙的粮船，照抢！不过，咱得智取，打掉他的牙还得让他往自己往肚子咽，让他有苦说不出来！

王其梅：那你说咋办？
魏凤楼：我看不如这样：薛朴若、马捷带领学兵队抢前四只船，魏凤禧、李子木带领自卫队负责中间的八只船，胡晓初、王文志带领联保队负责最后的几只船，王其梅

先生组织群众搬运粮食，切忌一哄而上。

20.贾鲁河上。
阳光斜照在贾鲁河上，波光粼粼。

17条装满粮食的大船一字摆开，拉了好长好长一大溜。

船队由南向北缓慢前行。
第一条船上，商人模样打扮的张副官，站立船头，非常神气。一个青年人凑过来。

小李：嗨嗨，张副官，这次您立了大功，杨太太一定会在总司令面前为您邀功请赏。张副官，您高升后，可别忘了提携小弟呀。

张副官：小李老弟，你不知道俺这几天压力有多大啊！来时刘夫人一再叮嘱我，粮食一定要抢购到手，一定要安全运到郑州。但又不能公开身份，只能装扮成商人。更不能派武装押运。不然的话，事情张扬出去，说总司令发国难财，违禁贩运烟土，那可要倒大霉的！

小李：张副官，这下您该放心了，粮食抢购到手，又装上了船，



诗歌

思乡之路

■朱国杰

二哥站在海边的脚手架上
那把平日子里游刃有余的瓦刀
怎么也不听使唤
他不得不放慢砌墙的速度
向着豫东的方向
心头蜿蜒成一条风筝线
越拉越长

老父亲的身体
不知是否那么硬朗
地里的麦田
不知管理得怎么样
他多想即刻回家
帮父亲多拉一车农家肥
撒出来年生活的希望

勤奋好学的女儿
也该放寒假了
是否又捧回三好学生奖状
个头是否又长高了
过年的新衣
不知妈妈买得怎么样
不知她是否又在村头翘望

勤劳贤惠的孩儿他妈
好像整日里在忙
不知在张罗些什么
年货是否已备齐
家里的猪羊是否已上市
是否收到了已寄出的新衣裳
今晚她会不会还要看月亮

他揉了揉揉被海水打湿的双眼
抖了抖身上的灰尘
呼吸着充满鱼腥味儿的海风
快步爬下脚手架
为了家乡那轮圆月亮
他决然背起行囊
大步迈向火车站的方向



不几天就能运到郑州。
张副官：咱是安全离开了周口码头，可离郑州还有几百里地，唉，但愿一路上平安无事啊。

21.西华红花集国民党108师驻军门口。

夕阳西下。

屈登瀛手提两只烧鸡，掂一坛老烧酒，大摇大摆地来到国民党108师驻红花集一连大门口。

一门岗：屈登瀛来啦，你是胡连长的常客，请进。胡连长正在里面打牌。

屈登瀛：谢谢。

22、傍晚，一家小饭馆里。

傍晚时分，屈登瀛提着酒，胡兰亭掂着菜，走进红花集西头一个小饭馆。

店小二客气地把二人迎进北屋雅间，让座、倒茶、上菜，忙个不停。

屈登瀛：胡连长，你我相交不是一天两天，都不是外人，咱今天就放开量喝，喝个痛快。

(12) （待续）